

低头的温柔

□耿艳菊

傍晚的寒风凛冽，一进地铁口，却看到温暖的场景。借用下《枕草子》中的话来说，那真是美好的一件事。冬日里的严寒和一天工作的疲惫似乎一下子就忘却了。有时候，那些看似无关的温情和感动才是凉薄尘世间悄悄洒下的温柔。你有幸捡到了，这多少说明了你是内心柔软有福气的人。

温暖的场景很简单，一个高大的中年男人和一个微胖的中年女人并肩行走，男人一低头看见女人的鞋带开了，于是，他轻轻把女人拉到不妨碍后面行人走道的

去年八月，有幸获得惠州文史专家吴定球先生赠送其先父遗作《惠州西湖艺文从谈》。我才疏学浅，向来对文史类书籍望而生畏，但这本《惠州西湖艺文从谈》却引人入胜，让我爱不释手。吴老先生学识渊博，对古诗文中一些冷僻轶闻或典故出处往往信手拈来，化繁为简加以阐释，使你立刻有一种云开见日的顿悟；他的文字简洁流畅，连生僻晦涩的文史考据篇章读来也毫无顿挫之感，让人在阅读中心生愉悦；更具学术价值的是，吴老先生能够破除陈言勇于设问，以大量确凿的证据条分缕析，拨开迷雾般似是而非的错误观点，精当的立论令人信服，并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惠州西湖艺文从谈》实在是一本不可多得的文史专著。

喜爱《惠州西湖艺文从谈》还因为在里面的文章《一州两迁客》里，看到了我非常感兴趣的内容——紫西岭。

紫西岭是惠城区一个地名，位于西枝江西南侧，东南至南坛西路，西至南门路，一块不足半平方公里的小地方。这里曾经是惠阳地区商业局所在地，属下八大公司及其宿舍占据了整个紫西岭。1986年我调入商业食品集团总公司工作，1989年从东坡亭迁入紫西岭，一住就是十六年。但我却从不知紫西岭有何特别之处，以为就像无数普通的地名，不过是一个符号罢了。阅读《一州两迁客》一文方才知道，紫西岭虽不及我从小居住的东坡亭名声响亮，却也是内有乾坤。原来“紫西岭”乃“子西岭”之误，子西岭是因宋代与苏东坡同享诗名于世、有“小东坡”之称的大诗人唐庚（字子西）而得名。

《一州两迁客》详细记录了唐子西与惠州的渊源。文章开篇引用刘克庄诗句：“一州两迁客，无地顿奇才。方送端明去，还迎博士来”。端明指的是苏东坡，苏东坡曾任端明殿学士；博士则为唐子西，唐子西进士及第，官宗子博士。宋绍圣四年（1097），苏东坡离惠，被贬往海南儋州。十三年后，宋大观四年（1110），唐子西受宰相张商英牵累贬至惠州。两位同代大诗人先后贬谪蛮荒之地惠州，“不能不说是一件极巧合难逢的盛事”，以至引发南宋诗人刘克庄赋诗感慨。苏东坡乃旷世奇才而“震烁千古”，刘克庄将唐子西与之并举，可知唐子西“小东坡”之名并非浪得虚名。

唐子西抵惠寄居沙子埗（今紫西岭）李氏山园，在惠时间长达五年，写下诗文三百余篇。刘克庄评其“子西诗文皆高，不独诗也，其出稍晚，使及坡门，当不在秦、晁之下”。唐子西吟咏苏东坡“碑坏诗无故，堂空德有邻”，以及“到今佛处在，千古鹤峰尊”都已成为脍炙人口的经典名句，为后世所反复引用。北

做秀的成分，眼神、笑容、举动，一点一滴，蕴藏的都是苍然红尘里两人相携相扶的真诚信意。也许，身在其中的他们并不觉得有什么好感动的，不过是很平常的事，可是大地、天空、云朵、植物、清风，它们却看在眼里，并为岁月记下了这份温柔。

这世上的未知和坎坷太多了，相爱的男女之间，总要有这样细小的温柔来取暖。这温柔虽小，像落在地上的一粒粒芝麻似的黑色小种子，可是却会在不知不觉间成长为枝繁叶茂的植物，然后蔓延成繁花似锦、美妙多姿

的春天。不要山无棱，不要天地合，只要此刻你肯低头温柔地帮我拂下肩头的落叶，替我系上松散的鞋带，长路漫漫，我来陪你走。

然而，很多时候，碰到的中年夫妻之间不是这样的。男人常常是一脸冷漠，脾气暴躁。女人脸上常常爬满怨气，忿忿之下唠唠叨叨。一语不合，吵吵嚷嚷，仿若仇人一般。“至近至远东西，至深至浅清溪。至高至明日月，至亲至疏夫妻。”这几句诗在现实中得到了最好的印证。

是柴米油盐琐碎的生活粗

糙了温柔细致的心？是平淡如水的日子麻木了内心的风度和情意？人至中年，四十而不惑，却不是不惑，而是越活越不明白。风风雨雨，半生过来，还能并肩行走在尘世上，这该是人生多大的恩赐！

所以，我喜欢“温柔敦厚”这四个字。万万人中遇见你，彼此喜欢，走进爱情的城堡，一起面对后来的人生。因为爱，光明和生活让我们变得温柔敦厚，彼此耐心相对，而不是君冷我怨，仇人似的针尖对麦芒，这才不辜负那一场相遇啊。



腊梅迎春

□李昊天 摄

东江客家文化研究的扛鼎之作 ——品读《东江客家文化魂》

□吴振尧

《东江客家文化魂》是我至今能阅读到的唯一一本如此全面、深刻、深受启迪和感动的专论，是一本关于东江河流域客家文化的具有学术深度、思想高度的好书。作者“解构”和诠释了中华文化的结晶，建构和确立了东江客家文化的精魂，是一本具有东江客家文化精神的经典传世之作。

“衣冠南渡，乡音不改，千年乡愁”的客家人，是华夏先民从中原南迁的代名词。客家人的生命主题永远是人类一个神秘的生命主题，当然，也是一个深邃的哲学命题，更是一个文化思想的永恒主题。客家人是人类社会中最具特色的、长期磨砺出来的“外表和弱、内心刚强、永不言败”的“硬颈仔”。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向何处去？”在古老文明的土地上，客家人比其他族群更沉重、更具不解之谜。然而，他们有怎样的精神之源和立命之柱？

激活和支持着他们不断繁衍、不断发展壮大的是什么？他们的文化之脉、精神之源从何而来？这些成为人类不断探索和考究的课题，曾志平的《东江客家文化魂》给我们作出了明释的阐述和完美的答案。

《东江客家文化魂》针对东江河流域居住的客家族群的文化结构进行了缜密而科学的论述，这本随笔式的文集，确立了东江客家人的文化传承、光大的根据，立论鲜明，论据客观而有力。作为中华民族的客家民系，可以用单数，但“他”已不是一个人，同样“她”也是复数，辨识单数和复数的意义，自然不在这上面。作为一个民系，在很多方面的时间与空间中，在某个时代或某个区域里，他是以单数的出现，而在另一个时间与空间里，他却是以一个庞大的，犹如东江河的沙粒那样数无穷尽的复数出现。这个民系就这么反复迭换着单数和复数的姿态，在历史的长河中出现，在蔚蓝色的星球中出现，生生繁衍。几千年的历史中，迁徙——永恒的放逐，永恒的躁动。

曾志平在《东江客家文化魂》中，有意识地把普

文化的内涵、思想的倾向、家训的意义，以及历史背景、人生际遇和思想观点进行全方位阐释，寄托着作者的人生沉思和道德标准。

《东江客家文化魂》风格独特。全书没有局限于研究客家文化本身，而是进一步挖掘、梳理客家文化与中华文化的潜在意蕴和审美情趣，即“作者之用心未必必然，而读者之用心未必不然”。基本写作手法是解构与建构，从思想体悟、哲思辩识、审美判断等方面对东江客家文化发展进行解读和重新归类。

曾志平用解构的方式将华夏文化与东江客家文化分解为互不联系和相互关联的若干部分，具有批判性地传承意义，扬光去暗，建构出华夏文化与东江文化相互作用，重构对文化思想的认识和理解。解构与建构密切相关，解构是建构的前提，有利于更深入地走近古人，理解文化精髓，深谙文意；建构是解构的逻辑必然，以便于超越古人，重新认识优秀文化，并将其发扬光大，解构与建构既是一次学习和鉴赏过程，也是一个再创作过程，自然融入了作者本人的情感偏好和文化、思想、道德的观点。

曾志平的《东江客家文化魂》关于人的心理和心魂的思考，关于信仰信念、思想真理、价值标准和道德修身的阐述，形式多样，生动活泼。从哲学、历史和文学（人学）的经典中吸取精华、弥合时代的精神，将历史上中原文化和东江客家人的活动记载融为一体，阐述了东江客家人的文化灵魂就是中华文化传承和发扬的一脉衣脉，在“中原文化传承”“宗师经典”“铭文印记”“宗教崇拜”“启蒙教育培养”等辑中似在聆听先贤前辈教诲，追踪他们的活动轨迹，感悟他们的心内心世界。

在书中，我们犹如身历其境，可以爱，可以恨，在爱中追求善与美，在恨中鞭挞丑与恶。总之，品读《东江客家文化魂》益处颇多，最大的益处是修身养性，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

《东江客家文化魂》视野宏阔，从“中原文化传承”开篇，到“启蒙教育培养”收笔，跨几千年中华文化发展历程。这些篇章涵盖了华夏文明的体例，吸取了其精髓，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方面，以及修身、齐家、治国各个领域。

在阐述文化精髓的内

容时，作者用心良苦，把普及性与学术性结合起来，“知人论史”“知人论世”，对塑造完美人生。

房子装修后增大了阳台面积，为的是远离田园的我，想给孩子多一点接触自然的机会。考虑着以后除了周末带他出去玩，还能在阳台上种些他想种的植物。

葫芦很快开了花，挂了果。孩子对此充满好奇，每看到多一朵花、多一个果，飞来一只蝴蝶或蜜蜂，他都兴奋得跳脚，在各个房间里疯跑。那股劲头，如若邻居居家开着门，大概他要奔走相告了！

城里日子过得快，一周的台历仿佛一天就翻过了。绿色的葫芦小果渐渐长大，变成了白色，枝叶却失去了旺盛的势头，趴在那里不见动静。再后来有了枯叶，之前浓密的绿色仿佛淡了，枝叶间的空隙变大，照进来的阳光多了。

原来，生长的季节这么快就要过去了。

窗台架上的枝叶变得稀稀拉拉，看上去总有些寥落。翻看手机上上个月拍的照片，果然不是一样的光景。还是那个棚架，还是那些枝叶，只是，颜色变了，心情也变了。

“常恐秋节至，焜黄华叶衰……”儿子无意间背起学校教的古诗，我听到了，感觉像小锤子敲到了心上。葫芦藤上写满的，就是一股秋意啊。

我想起我的童年、少年、青年以及现在，尤其是最近的十多年，感觉一转眼就过去了。以前总觉得与自己无关的“人到中年”，突然就来到眼前。我们抚养孩子，就如绿叶呵护花果，孩子长大，果子成熟，我们便要老去。百川东到海，何日复西归？……

感觉自己还未成熟，就已开始老去。想起很多想做却一直未开始的事，心里一阵焦躁，很害怕时间倏然间过去，再也来不及……

葫芦藤黄了，索性扯下来。如果想再回味，明年还可再种。围观别人的青春，自己也深受触动。阳台上的葫芦藤提醒我，时光飞逝，要学会珍惜与把握。如若不然，明天再回首，留下的恐怕只有遗憾与失落了……

围炉品雪

□吴婷

“雪花想下又不想下，犹犹豫豫。你们商量商量，自己拿个主意。对面人家的屋顶白了。雪花拿定了主意：下。”读汪曾祺的《下雪》，韵味悠长，平淡朴实中充满了童趣。雪花在汪曾祺的笔下，仿佛成了一群调皮活泼的孩童，在屋顶上欢闹嬉戏。

记忆中，雪落故乡，似一幅水墨长卷，山脉河流隐约可见。故乡的雪，好像邻家的姊妹们，它们温婉地落在树梢上，飘入草木间，藏掖着、不吵闹。如老舍所写：“树尖上顶着一髻儿白花……山坡上，有的地方雪厚点，有的地方草色还露着……微黄的阳光斜射在山腰上，那点薄雪好像忽然害了羞，微微露出点粉色。”

从《诗经》中的“雨雪霏霏”，到《唐诗》里的“千树万树梨花开”，莹莹的雪花在诗词文章中纷飞了千年。它们时而悄无声息地跑进庭院，引出诗人“不知庭霰今朝落，疑是林花昨夜开”的自问；时而飞舞在“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寒江畔，与身穿蓑笠的老者一同垂钓。

读到李白的“雪花大如手”，“燕山雪花大如席”，心中颇疑惑——难道千年前的雪，如此气势磅礴？转而一想，也许是苍茫的北国雪，抑或是诗人的故意夸张罢了。

在唐朝，清闲的白居易在家中，望着窗外

天色阴沉，“晚来天欲雪”，新酿的米酒香气扑鼻，红泥火炉已经准备好了，于是向好友发出“能饮一杯乎”的感情邀请。真切诚恳的语言，如熊熊炉火，温暖了友人的心房。“夜深知雪重，时闻折竹声。”静谧寒冷之夜，卧床的白居易忽觉被窝枕巾冰冷无比，继而瞧见窗户发亮，听到竹枝被折断的声响，才知道窗外已是大雪飘零。

烹雪煮茶的故事，在古今诗文中偶有所见。《红楼梦》里第四十五回，妙玉煎茶给宝玉吃，宝玉吃后惊叹轻浮无比。黛玉便问妙玉：“这也是旧年酿的雨水？”妙玉笑道：“你这么个人，竟是大俗人，连水也尝不出来。这是五年前我在玄墓蟠香寺住着，收的梅花上的雪。”

积攒梅花上的雪，化水煮茶，实在清雅致。梁实秋在其散文《雪》中也记述了雪水煮茶的乐趣。梁先生就刚落的积雪掬起表面的一层，放到瓶里融水后煮沸，用小宜兴壶沏大红袍。先生细品后猛嗅了几下喝干了的杯子，但是“一点也不觉得两腋生风，反而觉得舌本闲强”。梁实秋爱雪水烹茶的率直可爱，不禁让我哑然失笑。

诗文中的雪，或宁静、或俏皮，或含蓄、或猛烈，可观赏，亦能烹茶。寒冷之日，与这千姿百态的雪围炉攀谈，多么温暖惬意！